

獪園

獪園第九目錄

冥跡

獪園卷之九目錄終

獪園第九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兗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鋟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上海陸文裕公子淵、諱深、死五日而甦、急呼家人取紙筆、登即記錄、因口授云、初死時、見妻挈環繞而哭語音歷然、此身已忽坐堂上矣、有吏二人、口稱奉大王命迎相公、文裕不及訊、遽有數人舁軒車于階下、身不自由、遂升而行、其疾如風、行數十里、須臾至一所若館驛廨宇、吏請相公換小帷車、文裕不得已從爲、又行數里、隱隱望見城郭宮室、俄而至大城、吏復

請相公下車步行、文裕謂我老矣不能行、而吏使掖之行、ゝ如霧足不踐地、見兩傍皆市井、居民往来貿易、一同人間有頃、忽達大王殿前宮闕左右侍從威儀、具如王者、凡經數重門、乃是大王所居之處一吏守文裕共立階下、一吏先入跪稟奉大王命、追到陸深、王聞文裕至、整簪冕降階盡禮、傳呼甚嚴已而延坐、謂文裕曰、子淵不識吾耶、文裕仰視而對曰、莫非昔年同考蔣壽乎、衆雜然呵責、王止之曰、此吾故人也無相驚、蔣壽、太倉人、九歲為諸生十七而夭、奇才與公同考是時文裕已知自死矣、悲感久之、告王曰、某在世間無大罪惡、不知

可從故人乞靈復返陽間乎、王曰、子淵世壽八十、因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減算一紀、極于六十八而止矣奈何、時文裕年正六十八也文裕不信曰、且請檢某算壽幾何若合命盡、伏聽處分、王遂召冥官、須臾一官抱案入來、檢出捧呈王、王令送文裕閱、罪狀昭然、壽命已減、文裕懇謝、王謂文裕曰、本司有二等簿、一黃簿、是記縉紳學士祿壽、上帝為政、某不得而與也、一青簿、是記士庶祿壽、此則某為政、或可增損其間耳、且上帝有勅到某、故敢相邀、速令取勅來、須臾復有冥官捧勅至、唱文裕罪、文裕再拜伏罪、取而閱之、龍文鳥篆、爛然黃紙中、因告王曰、某罪狀已不敢辯、若放某

回、當勤行善事以贖垢愆也、王曰、帝既下勑、孰敢違忤、修補已無及矣、念故人之情、放歸二十日、處置家事訖即來、隨遣吏送出、復令止之、云請一觀地獄苦報、可言于世人也、吏引文裕遠近至十八重地獄、備諸楚毒、與人間所畫變相無異、又盡見親友衣冠中之亡歿者數十人、呼之即諾、相與抗手悲泣、衆謂文裕曰、兄若不積罪狀、蔣君之位要兄代矣、兄今去速來、復悲泣而別、吏趣之行、々更疾甚、涉水不溺、信宿乃達黃浦、入門見已臥于床上、妻孥依然、環繞而哭、遂驚寤、却後二十日長逝、馮觀察時可過其家、出公所記如此、

徐生遇顧文康

隆慶年間、蘇州閶門內劉家瀆傳神徐生名玨、得病暴危、經一晝夜、既殮、忽聞扣棺聲甚急、聽者驚走、其妻子不得已、命匠工啟視、果活矣、久之始能言、言曰、初被人將去地獄、偏見諸苦、不可盡述、最後至一大府廳事雄敞、護衛甚嚴、立玨于堂下、見堂上面南端坐官人、紫綬金章、形容貴倨、乃是崑山顧文康公鼎臣也、昔年曾與文康公傳神、公細認玨、驚而引之登階謂曰、若何以至此、待取文簿閱之、及檢文簿、年命猶未盡、乃是冥卒錯喚同姓名人、公亟命放還、親送玨從西廊下而出、見一人跪于地、以青石壓背上、有

葑門陳龍翹也、又二人、秤鈎摘背于梁者、清嘉坊張豫、及衛前陳懷國也、狂既別公、在烟中行良久、若有人推仆之者、遂蘇、遽使推驗三家、葑門陳、病吐血、清嘉張、與衛前陳、則疽發于背、陳道復第三子桂說其事、

黃生遇顧文康

黃生嘉玉、字同宋、吳縣人、名士、黃河水之子也、少有膂力、好擊劍、善爲詩、平生但嗜酒、不好女色、故年近三十而不娶、萬曆中、黃生初喪父、憂居、其年郡城大疫、忽染疫而死、手足僵冷、獨心頭微温、時方暑月、家人具棺請殮、祖母在堂、怒不許、使人晝夜看守、凡經

四日而甦、々六不能開目、又三日、目始開、索水漿稍能視矣、又二日、是第九日、始能言、具述所經之況、玉初死時、無追攝、不知何人移置一曲室中、室有牖、夾甚陰慘、竟無日、月、初見已病軀獨臥于床、々頭挂所常佩劍、妻挈親故、無一人在左右、但有美麗女子六七輩、逐陣而至、戲脫其劍而舞、漸來調弄、心甚忌之、覺困憊中、無力起逐、既去、久之復來、各々擁床而坐、玉怒甚、彊掙起拔劍擊之、並走入壁角中、寂然無聲、忽舉頭見床頂上無數黃紙傘、心計吳俗喪事四旁乃有此不祥之物、何為見于床頂、豈吾已游泉下乎、愕不自勝、急尋出路、宛轉行廊廡間、始有門、々外皆

曠野荒郊蒼莽無際、且行且怖、常誤蹈泥淖中、約可數里許、終有人烟村落、伏望見高城一座、壯麗迴到矣、便入城、〻內有通衢交道、皆市廛闤闠、屠門米肆、雞犬相聞、或斧薪、或鍛鐵、或飲酒吹笙、絕無相識、但覺渺冥漠漠、終不覩日月之光、賈勇前進、不知南北、忽聞官府來、呵殿之聲甚嚴、玉珠立路傍俟之、侍從威儀、與楊世毫髮無二、其前大僚先去、容狀怪惡、不可仰視、後復見一大僚在車上、細認之、是崐山顧文康公鼎臣也、文康與玉父有交、五六歲時、曾識其面、便于車旁呼之、文康回首盼玉、問汝何得來此、命吏挈之行、既達公署、巍峩如王家宮殿、此吏雖許挈

行、棄玉門外、竟入署中、玉竊映門而窺見惡貌大僚坐第一席文康坐第二席、相並陳設、若人間京兆尹左右轄之官、玉心惶悸、不族其名、混于人叢中而入隱身楹下、又見罪犯皆着單絞、露頂膝行以進、哀啼如沸、大僚閱籍註罪、按十二生肖定之、勅云、某人合與作牛、冥吏遂取牛皮一張覆其身上、須史出門、形皆牛矣、某人合與作犬、冥吏又取犬皮一張覆其身上、須史出門、形皆犬矣、惟婦人作蛇者多、而兩傍獄卒並牛頭馬面、大僚問堂下安得有生人氣乎、並來牽玉、持又直判文康屬声曰、吾查簿籍渠算且未尽、速放還家、勅獄卒送出城門、既出、見牛頭馬面者、悉

是假裝部却、依然人也。玉便與格鬪、被趕入一荒田小徑中、旁有大潭、水皆腥黑、卒推墮之、冷汗如雨、覓在水中起也、因此得活、

蔣鱣錯名代死

無錫縣鄉民蔣鱣、在家無病白晝見兩冥卒狀甚獰將一帖子來取、鱣視之、因嗟其面曰、誤矣、召諸子而諭曰、地府所取者、乃蔣專也、帖子中具載明白、况誤至吾家耳、且渠名是專壹之專、吾名是鱣魚之鱣、渠家住惠山寺前、吾世為懷仁鄉人、彼此何相干涉、汝速備酒果香燈于中堂、召巫者來、為我虔誠上章白見其枉于帝、冀市羡瞭、速領取者二人出去、俄而巫

至乃三家村中小巫也初不依鱣所教章奏中略無冤轉但列鄉貫姓名哀祈請免而已章既焚有頃鱣忽罵其子曰今汝辯白吾冤反證假成吾今代蔣專死矣遂治木無他言其夕遂卒後訪惠山寺前蔣家竟亡恙

應山秀才入冥

湖廣應山縣秀才二人同志甚歡才名亦相伯仲一日某甲無病而死息雖絕矣其屍尚温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妻孥詢其所以搖手不言但問某乙亡恙乎曰亡恙遽命取衣巾來著之召其子具一帖予書姓名其上猖獗而出門詣其家乙方赴他約未

返也、甲長跪階下、家人望見、笑声閙堂、無不以為狂誕、趣使人報乙還、既至、甲便擊顙數四、乞命于乙、乙笑而謂曰、吾與卿椒蘭久矣、聞卿死而復生、不勝喜躍、何求不得、而必拜懇如是哉、固扶其起、不從、詢所以、亦不肯言、曰、某有疾、被録、仁兄主管人間命籍、欲乞判斷釋放、若能見憐、但賜一帖足矣、乙曰、安有是也、不得已、遂索丹筆判帖上某人放還、并與增筭其日月署名于後、甲便拜謝而起、乙拊掌大笑、謂其妄也、甲既得帖、却從容為乙具陳冥中事、且泣然流涙云、仁兄將為地下主者、恐不久于世矣、某始死、即有鬼卒守押以行、人煙市肆、儼若世間、到一處若大寮

公署、卒欲引入、有一冥吏出曰、上官交代匆匆不遑治牘、何不放還、以俟後政、某問後政何人、吏即稱仁兄姓名、某大驚曰、此吾莫逆友也、吏曰果爾、今放汝還、三日內索取新官帖來焚之、入冥罪可釋耳、某叩頭致謝、敬當如教、吏遽叱鬼卒送歸、遂尋歸路、不覺便活、乙聞其言大懼、無復致疑、急處分家事以待、明日日午、忽聞人馬聲到門相迎、遂與家人辭訣、沐浴冠帶、如睡而逝矣、甲建醮焚帖、一如冥吏之言、後果獲延年、楊給事漣親為余說此、

徐思省入虎頭城

常熟邵舍、有徐思省者、文恪公雲孫也、其人刀筆之

雄、萬曆改元、年三十餘矣、夏月詣縣謁吏、受笞于令、歸而病疫以死、々後、家人舁棺欲殮、捫其心下微溫、遂置屍于棺蓋上、三日而後甦、具述初死時、為冥吏二人攝去、行四五里許、悉是漆黑渾地、至一水潭畔天始漏明、前進、則城郭宮闕在焉、訊之、即閻羅天子所居也、冥吏將思省至階前、階下跪却傳言用刑、有獄卒數人、皆牛頭夜叉之形、押到一大車輪上、其狀若人間牛宮水車、週遭浴鐵數重、皆刀劍也、先已反接三十二人在、思省至、又增一人、見四獄卒用長鎗猗角其外、盤旋磨轉、身從刀尖劃過、痛楚萬狀、骨肉消落、頃又復起報命殿前、便傳言付獄、々乃一大城

子、榜曰虎頭城、四圍皆鉄柵為藩、中四百多人在焉、思省問何時出乎、衆譁而笑曰、我輩處此、不知歲月、汝新死人也、乃思出頭日耶、思省曰、吾父母妻子俱未了、安得遽至于此、言訖淚下、悲不自勝、見鉄柵之外有男女若干人、白衣巾帽、或髻或總、一如世間服飾、往來于外自若、思省乃私語同獄者曰、此輩何以不付獄乎、曰、此世間持齋念佛人也、安得有罪、非久託生善地矣、徘徊嗟嘆之間、忽遇棒花李王過獄門外、見思省、遽闖入與相勞苦、謂曰、汝三世住河洋、供养我于家庙中、香火不斷、我忍恝然不為之援也、徐而挈出、守者有難色、李王怒而叱之、既出獄、令思省

止于殿前、李王入殿內、食頃而出、曰、免矣、放汝還世間、將復有十七年陽算、以萬曆十四年二月十七午時死、汝宜勤心為善也、給與一符記、即命前所攝二冥吏引歸、仍至水渾畔、推墮之、遂活、視其身、偃臥在棺蓋上耳、由是傾家奉佛、持齋者一十七年、至萬曆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延善侶作佛事、日當午、忽中惡嘔噦、倚于艦蓋而卒、其日會中有一人不至、翌旦、比人親見思省帶皁羅帽、着藍袍、方爲相遇于途、謂曰、汝昨何以不來念佛耶、修行是世間第一事、汝夫婦宜力行之、言訖不見、過其家、具述所遺、衣飾死是棺中所殮者、一市人皆信佛法矣

朱總練遇金甲神

四年前李上饒之戚朱大任為鎮江總練病熱而死家人移置于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如蒸環守之三日乃蘇語其婦云冥司將其徧觀地獄種種諸変相及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金甲神人入門見詠主者怒始解索簿籍按之却云此人數尚未盡誤為怨家牽引姓名乃速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某仆地而寤冥中所見神人儼然關壯繆侯也蓋朱平日奉事甚恪嘗設像于家焉先是其婦夜夢關神語云吾當往救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犁之事朱至具說如此李為悚然

金鐘觀冥中事

徽州休寧人金鐘、為縣秀才、以事詿誤黜去、遂家于楚之京山、善入冥觀冥中事、人欲知父母妻子亡處則必倩之往通信問、冥然若睡、或一日、或二日三日、家人不敢驚其魂魄、及寤、談及地下、歷々如見、聽者莫不流涕為、一日鐘忽謂京山友人曰、吾昨過閻羅天子殿前、見其案上一簿籍、將徽州太守胡公、休寧令丁公姓名、兩筆勾却、此不知何說也、友人曰、予妄言若此不慮患乎、鐘曰、此地去新安二千餘里、何從聞之、其年大計、二公後先罷官、楚人於是驗金生之言不妄矣、生至今猶在、

穆御史冥判

楚黄岡縣穆天顏號象玄子秀才時嘗入冥為地下閻羅王蒞任之日鼓樂騎乘迎導如世間威儀九殿閻羅咸來會席其形狀可怪可愕穆心凜然有吏在傍私語曰相公莫怕恐失觀瞻穆一日治事于堂見所解囚犯中婦人形貌宛然親姑也穆令近前認之毫髮無誤遽令放還及寤謂家人曰姑家得無有恙乎往視之其姑適病寒疟氣且絕矣中夜忽蘇亦方語其兒曰吾與數人同被勾攝至地府錄對見堂上坐一官人細認之是穆家長哥也放我還陽間汝可詣謝語未畢適穆家人至敘話畧同如是者八年或

半月或一月、入冥治事、畢、復還其家、了不為異、後有代政者、遂絶不往、穆登戊戌進士、今為名御史、

王觀察誤入牛皐

吳興觀察王公豫、一日病熱死、見冥官發入牛皐中、令託生為牛、遂有兩夜叉押王入皐、穢汙狼籍、惡不可忍、又見欄外挂牛皮數百張、訊此何用、獄吏笑云、請尊被其一、向人間作老牛耳、王大恐、念何由得免此惡業、當修行善事、懺悔垢愆、忽牛皐之西有小穴、其竅如斗大、光若皎月、王即僂身而出、吏跡之不及、遇一白衣人坐堂上、問王亦思悔過乎、王俯伏階下、叩頭乞援、白衣人遂引之數里許、指其歸路、謂曰、汝

從此歸尚有陽壽若干年、但不可忘修行念頭也、三日始甦、猶未殮、從此舉家奉佛、專行善事、至今猶在、親向人說此因緣

南濠錢氏子還魂

南濠錢孝廉仲第二舍士完、萬曆癸未病死、々後一月、其叔弘先為名医、所居鄰並、家有故蒼頭壽郎者、偶行社壇上、白日遇城隍神、儀衛甚嚴、其如太守、乃見二舍于後隨行、忘其死矣、因問向居何處、士完曰、我憶念家中、方欲往看、覊魂不守、無所栖託、今欲假子之身暫附而歸、可乎、壽郎許諾、便轉身還家、入門、主人呼之不應、叩其故、壽郎曰、我錢二舍也、叔氏應

呼我為姪、今將婦吾家、已而言動非壽郎矣、弘先驗而比之、使人守護、便從隔壁呼其父母兄弟來家辨認、語音奔止、信二舍也、酬對如常、歷然可聽、詰其家人姓氏、至于小名排行、及生平隱事、一一皆知、索平居所着巾幘衫履、衆便檢與着之、晝則相共談笑、夜深乃寢、飲酒啗肉、擲色行令、悉無異于生時、但數欲呼其婦與相見、孝廉堅持不可、竟拂其意、咨嗟者久之、每竊聽其婦帷中哭聲、私自掩袂嗚咽而已、又能道幽冥中事、及親見所已過中外親識之人、現在某處、陳說罪福苦樂因緣、聞者泣下、若聽雍門之琴矣。吉凶休咎、言無不驗、以是遠近愈惑之、互來訪問事

如神明衆問修行人亦受地獄諸苦乎曰持齋戒者死得樂報處于淨業堂中無所苦也名臣孝廉素不信果因之說意為妖怪所憑心厭惡之驅遣無策如此一月有餘究語其家人曰天曹命我為雷部神已為我娶城東某氏之女作配明日夜半聞馬声至吾其行矣爾日伺之容色慘然抵暮忽與父母兄弟拜別及闔其戶而寢中夜果聞門外有馬蹄蹴踏已又聞其声隱〻向空而滅衆取火啟扉視之巾幘衫履皆委于地若蟬蛻然神已去矣但辮髮作丱角如舊究然故蒼頭壽郎也衆聽喉中忽響便復蘇活壽郎活後精神恍惚若癡醉人三日方能言衆推鞫之其

說本末、云二舍全某代役地府、李腰下解一小金牌與某作符記、某當初死時、兩脚甚健、趋走如風、東衝西突者凡三日夜、悉在深谷曠野、斷砂荒磧之中、足力憊矣、適遇一冥吏捉臂止之、驗其所懸之牌是真、乃収訖、引入空城子內、與諸人共住、粗給飲食、亦無驅使、某憒然迷亂、有經時不知何緣復活、自此壽郎戒絶酒肉、從師披剃出家于慧慶寺、法號東明和尚、數年而終、余猶及見之焉、後訊城東某氏之女、其家驢磨爲業、亦以是日死矣、乃知宣室志幽明錄所記借屍還魂之事、種種不一、非寓言也、按稽神錄載番禺村女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昏姻

之禮、一同人間姥呼其婿為雷郎、

謝家殺蛇被訐

吳江謝甲家世行善、其年元旦起、見蛇横井上、心訐以為不祥、家人争共撃殺、謝禁之不能止、三日後、謝郎暴死、々見地下主者、如閻羅王状、叱曰、有人訐汝以人命、謝曰、某平生積善、未嘗有殺人事也、王曰、非人命即物命、有之乎、謝曰、有之、歳朝卜一年之休咎、今見井上有蛇、命為不祥、故見殺于家人、某亦嘗力禁之、非其罪也、王召蛇至謂曰、汝即死于非命、奈何以一善人償之、呼判吏検其籍、尚有陽筭十八年、王曰、地下一日、人間已是半月矣、求汝即求帰、而故宅已

壞將如之何、道冥卒暫送至河南某府某縣范家託生為男、了十八年之數、謝固不肯行、云某有父母妻子未了、寧死于家、不願受生范氏、判吏復為之跪稟王、于是命急送還家、既甦、猶未殮、終半月、家人為其心頭肉煖而微動、故待之、其人行善如故、至十八年竟無恙、又七十八年、壽至九十一而終、乃知人壽有可延之理矣、

　比部郎奪官償筭

有比部郎某者、中于誤、無罪而挂之吏議、歸數月矣、夢一人告之曰、君當于貢之年、比部曰、嘗聞端木五十六歲、余今五十四矣、其不久于世乎、更數月、又夢

一青衣人持虎頭牌名之曰、帝有命、可速行、追隨至一公廨、若王者之居、青衣人止之于門、見有冕服而坐堂上者、呼使入、賜之坐、謂曰、子平生正直、而以謗搆奪其官、吾將以壽償子、更為注陽筭十年、黃陝州云、此公尚在、

徐文敏誤入酆都

正德初年間吳縣人徐文敏公縉、為翰林院編修冊封琉球國還、過海颶大作、樓舡飄泊一磯嘴上、人煙斷絕、道路蕪薈、不知何地、凡經七晝夜矣、文敏久在舡悶甚、頗思閒行、遂命一小史相隨登岸、行百餘步、遥見孤峰秀出、其下隱隱有城闕宮殿之狀、文敏

欲窮其跡插力前驅入一谷口、約行二里許、覔路漸低、俄及大石牌坊下、榜有金書三字曰、酆都界、文敏震驚、心訝其非世間、遽轉身趋出、忽遇青衣女子提筐于小徑中來、文敏潛視行止、乃是二十年前亡婢榴花也、驚問郎君何得至此、文敏曰、吾已登進士第為翰林官、因奉冊封差南還、舟遇大風、飄泊于此七日、偶來遣悶、不虞誤入冥中、汝今住此何所為耶、視其狀貌、依然為女奴時、未嘗老也、榴花向前告曰、妾嫁此中一判官為妻、日來餽食、何期幸遇郎君、已而判官適抱公案出、怒其妻曰、汝與何人交語、曰、此妾舊主人徐公也、卿王命渡海、失風至此、安得不與敘

舊、判官使向前拱揖、問姓名、知是徐緍、文敏請檢祿
命如何、判官曰、相公後至天官侍郎、不及入閣、無勞
閲簿也、文敏曰、某既来此、可得一見閻天子、問冥中
事乎、判官曰、既有意、何不可者、請修十刺以通姓名、
某敬為之將命矣、時倉卒無倫、判官遂出素紙十番、
教文敏親書官御姓名、如人間參謁禮、將引而入、楹
花數目文敏而誡之曰、茶至即君、即傳遞左右、慎無
妄嘗、文敏唯々、凡經橋梁亭館數處、乃至大殿、甲士
守衛甚嚴、判既適有冥吏二人、開西院門出迎、引文
敏自西階而上、十天子止九人、披衮垂旒、次第降于
東階、又如人間賓主礼、東西列坐、文敏坐南東向西、九

天子坐西向東、茶至、文敏傳過去訖使問常見人間塑十殿王、今何以缺一殿王也、曰、天帝使吳等每日更番一殿察人間善惡、往來南贍部洲大明國中、故不在耳、問陽世尚貪利、喜奔競阿附成風、黃金為政不知地下亦如是否乎、曰、冥中若同陽世、何以極生死之權哉、至如以金塗錫、以紙作絹、亦是餓鬼所須、正直明神、不藉此矣、曰、僧道功德為有益否、曰、無益也、惟拜梁皇寶懺為最勝、亡者一聞懺言、便超度去矣、曰、此行可一觀地獄乎、曰、可、觀未免驚恐、文敏再三強之、乃引至一所、從前皆用青石甃成、上為雉堞之形、其高插天、呼獄卒以兩手拽開石門、中有炎火

飛出、焰赫然、光數丈、文敏大怖而走、急使開門、天子曰、此無間獄也、言訖、遂回至院、謝辭而出、判官仍送之抵界上、尋路登舟、明日還駱人往跡其處、周覽四隅、無非榛棘、城闕宮殿、都無有矣、文敏還朝、話其事于寮僚、無不奇歎異、後果為吏部侍郎、予告歸吳、不勤修善、疽發於背而卒、是時吳郡守往京口、遇官舫南下、訊之、答云、奉勅腰斬徐侍郎也、

汪編箕入七重地獄

蘇城飲馬橋下居民汪图昂、編竹為筐梳、人呼之曰汪編箕、萬曆壬子年二月、病疫而死、第四日乃蘇、具述其事于鄰人云、初死時見冥卒一人、用赤繩縛去

如從陰崖暗谷中行、不覩天日、至一處有井、井傍有轤、戚之而下、見第一殿王將某拷掠畢、復送至第二殿、並從井入漸低漸深、展轉傳送、直至第七殿、深無際矣、拷掠如初、傳声將某送至轉輪殿受形為畜生、某苦告求還、見王檢閱簿書、默然良久、便云賜銀三十兩、量延一年、被前冥卒牽出、不由舊路、徑到大海崕、推墮洋中、便活、汪、小人也、既活、不肯勤儉、反敗業為縣門幹力、鬻父所遺居得二十五金、又捐人先後恰得五金、首尾一年、果以癸丑二月某日復死。

泰山使者取人魂

王御史有功內兄查敬廷、嘗話其親戚中一婦人、臥

病經年淹纏牀蓐、忽夜夢有黄衣吏持一布囊至、囊中先有一合子、云吾是泰山使者、特来録汝神魂、無他也、解囊啟合、取婦人魂合之、縛束其囊于背、負之而去、明日、婦人病遂劇、越三日乃卒、

二王秀才為冥王

長洲縣甫里村、有秀才兩人、皆姓王、一名憲章、字以虔、一名炳勲、字子元、同姓同里同學、相善同弟兄、不同族也、萬暦己亥、憲章有疾、臥于床、不能起、至秋七月、炳勲亦病、々經少日、恍然如夢、忽有兩青衫人領去、夾扶其身、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曠野、見公廨、如人間都御史臺、猶未開門、訊之領人曰、此陰府

也府場上人煙湊集車馬馳驟但陰霾蔽天、不覩日月之光、烟領有一術士、設帳談子平五星、炳勲使詰甲子與看、術士曰、君命盡于閏年、必過不得也、炳勲誤閏為壬、問曰、某今年四十有七、若到壬子、只數年事矣、術士曰、猶恐目前難過、非有大陰功、上帝不能為君增筭也、酬對未畢、公廨門開、引入者凡數百人、炳勲亦、隨領人而入、俯伏階下、不敢仰視、見冥官坐廳事畢、東偏、戴金冠衣黃袍、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以次呼因犯名、閒閱至炳勲、便降階扶起、已而延坐、謂炳勲曰、良友何須行世間苛礼、端相其狀、則憲章也、曰、一别不覔幾月矣、炳勲曰、人皆以死為苦、如兄

背為王公、雖莊生所云南面王樂、豈是過我、不知何修而得此、憲章曰、談何容易、某與玉皇香案吏一人往有夙緣、得冊立為冥王、兄將來與我同升矣、然衆面尚有閻羅天子之尊、總司冥務、標冠嶽瀆、我輩皆其所節制者也、因命左右取章服與炳勳服之、其時有一緇衣、一黄冠至、與憲章揖、不禮炳勳、炳勳私計此二人、豈即人間所稱五方座上巨阜與白寉觀中仙官之類乎、遂問天子殿前相見之禮若何、憲章然、默良久曰、兄是紀人、還須因服對簿、且不宜僭用此品服也、復命左右將一寬大青衣蒙覆其髮、用皁帕抹額、項報殿上開門、仍着領人引入、又經數重門、則宮

闕巍峩、檐欒羅列、文繡炳煥、金碧輝煌、天子端冕南向而坐、官吏環侍西序近數百人、各齎文書、請天子判署、同入而俯伏者、炳勲居三、其第一人泣告曰、可憐容死于逐妻子不得相見、第二人亦泣、於是炳勲不覺悲感、淚下如雨、屬殿而呼曰、某一生為善、正直無私、天子大怒、罵第一人曰、是你哭起衆人皆哭、叱手力齊手捉下杖之、未及行杖、手力捉炳勲、不完先捆其腰一下、痛而驚覺、腰如折矣、既覺病良已、不告憲章、話其夢于友人李中軍成龍、成龍取紙筆疏其語、遂為好事者傳播于外、憲章稍〻習聞、至八月終憲章病且加劇、謂其友曰、予元有夢而祕不我告、何

也便召炳勳至榻前苦詰之、輒為具陳顛踣、憲章笑曰、既有侯王之貴、寧復以幽顯為恨乎、至九月初十日、吁湯沐具衣冠、臥于榻、是夜甫里村民、咸聞空中有人馬声、颯若甚雨、自北而來、直入憲章之室、有頃、憲章卒、又聞其声隱隱向北而去、自是人皆惜憲章之才、而異炳勳之夢矣、無何十月下旬、長洲縣錄科舉、炳勳就試畢、倉皇出葑門、舊于子城內遇悪少年乘怒馬、奔突入城、馬首正中炳勳之胸、顛仆于地、僮僕救而登舟、嘔血數升、至十一月十五日、相續而殂、推驗其年己亥是閏四月、術士談星于地下、豈非妖徵之先見者乎、至三十三年乙巳、凡經七載、西王君

之墓木拱矣、秋七月、成龍家頗貴染疫猝死〻後三日而蘇告其主人曰、某被人追攝去、路經一獄〻門封鎖而有竇、無異陽間、皆見王炳勳官人披麻着孝在獄門内、問某何得来此、某對曰、有攝人将某而至、不知何荼王曰、吾掌簿籍知汝世壽未盡當是錯追、我亦因誤錄一縣令、故有論事三日後限滿出獄上帝仍許復故職矣、因謂攝人曰、何為濫取、速放彼還、臨去、吁某為廻、懇懇語曰、有一小孩子、為我方便帶歸、即于獄竇中、遞出紅衫孩兒、與某抱持其隨路而還、将到家、經王官人門首、見其小新娘子映戶而窺懷中兒亦忽驚啼、便交與之、方入戶、不知何推却淂

活時二更初矣，喚婦令起燃火，而貴方雨汗交浹成龍，聽話歷歷不爽，大驚。明日凌晨王家遣女奴來報曰，昨夜小新娘子免身生男，相煩轉乞匡家一服化毒丹。其時炳勳之繼母初死，纔踰首七，故冥中亦着凶服也。按梁清傳云，鬼有敘事不異世人，豈虛語哉。成龍因以德祖名其孫，今漸露頭角矣。炳勳家故貧，凡喪葬嫁娶之事，悉成龍為之經營。吳中孝廉俞琬綸，故炳勳門下知名士，亦高脫驂之義焉。

劉秀才入冥

長洲縣吳塔村有劉永清者，頭于名場，以老年六十病疫而死，二九日背肉已腐，復甦，自述云，死時方熱

極發狂不知身在何處見冥卒二人身衣黑持帖子来攝家中陳設羹飯祭之視其啜飲不異生人享畢便攝去將至岸側呼一小舟寄載舟中出帖子示清為旋風忽捲野火燒劫遂不及覽俄而水勢滔天舟欹將覆二冥卒督促入水清有難色卒云我二人先入君尾其後可也不覺隨之俱入身在水底行矣耳畔但聞波濤澎湃声約數十里許行至大石橋甚陡二冥卒復逼行清股栗不能上二冥卒挾而過之驀見曠野無際陰霾蔽天又約數里許始近城郭引而入城被捽其領疾馳至一公署大關廣殿環衛甚嚴令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者冕旒端笏两旁侍從數

百人、具如吳城玄妙觀東嶽廟中之儀、有冥吏西向立、閱視名簿訖、唱云、無大罪惡、發疾疫司聽勘、二冥卒即押之出、既出、見門外一囚、蓬跣着枷、急呼劉官人、清徐視之、乃郭吏部家監奴小周也、小周云、官人出此門、便獲亡恙、仍歸陽世去矣、到家煩為白其妻子、檢簏箱中文券十三紙、可速焚之、其為此公案未明、受諸罪苦也、俄見數小兒相牽嬉戲、中有熟識、追而察之、乃是女紅新婦之子某孫、清平居所鍾愛者、以痘死月餘矣、俄又見清之祖父〻母、衣冠儼然如生、並在一空室中、驚謂曰、兒何以至此、清具陳其追攝之故、清祖生為鄉貢、今在冥中、亦有職掌、聞發司

以勸喜曰、兒年命未絕、若發疾疫司、我當為兒周旋、從末減釋放矣、二冥卒促之行、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書山積、吏胥影沸、堂上二大僚偶坐、如人間左右方伯狀、搜尋名簿閱訖、却謂清曰、指大難無罪惡間有小口業、量罰瘡瘍三年、右者曰、太輕、左者曰、念其祖薄分、恕之、叱二冥卒、押放還家、遂被扶却出城、但行如馬駛、都無所知、恍若夢覺、清後果病瘍三年、復享壽二紀而卒、里人顧植與清善、見其傳說云尒、

飲馬橋鬼魂

長洲縣郭秀才、家住府治東飲馬橋南里、人呼為郭出冀、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內、有販人十餘輩、常于夜

半挑空擔出葑門外、販鮮魚入城零賣路經飲馬橋、其夜籠月依微、忽見有男子三人、帶兩婦人、婦人手中各抱一孩子、共大小七人、披枷帶鎖、一齊上橋、小憩橋欄邊、販人驚謂此時尚早、何緣放罪囚出獄、不明何苦、既去、凌曉販魚而還郭家被里舍惡少夜半出捉蟋蟀、誤將紙燈煤塞籬壁中、隔籬悉是藁積、延燒臥內、廬舍蕩然、死於火者三男子、兩婦人、又兩孩子、共大小七人、爲始悟夜半橋上所見者、即鬼魂也、其後七人魂入惡少之家、晝夜爲祟、依附其家男婦孩子、索命不絶、未及半載、惡少無病而殂、戚伯堅說

居兒前生公案

吳縣西山梅舍村民顧甲、屠豬為業、萬曆己酉年間、白晝被兩人攝至東嶽、發山陽縣審、有群豬來索命、縣官曰、且無暇理現世人命事、汝前生非鄭汝衙乎、殺人公案、猶未結也、召訟者至、姓王、對簿于庭、訟者曰、汝怙勢凌人、欲污吾妻、不從、便抽刀洞胸以死、冤憤百年、為證人不到耳、今到、可償吾妻命也。官遽追集證人、證人對詞含糊、官因召冥吏檢籍視算。報曰、算未盡、官乃判案云、審得鄭汝衙係鄭尚書之子、倚勢淫殺、理或有之、但凶器無存、干證支吾、況年代既殊、姓名各別、姑俟算盡、併追完卷、判訖、命吏高声誦之、凡三遍、問顧能記乎、曰、能、于是放還、顧既活、素不

識字口授其文筆之于書傳于遠近吴巖黄習遠説

倪鐸誤替楊司理

嘉興縣楊鐸字斯覺擢萬曆庚戌科第司理吉安尋以病改教至癸丑之歲年六十矣復患痢下不止決意求歸當路卒遂其請楊少慕釋教嘗持戒菜食至是抵家病轉劇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擇中元日延請至行沙門大設佛會強掖于佛前發誓剃度為僧髮祝未半而夫人出鬨遂中止其半犹未祝也不意是日有追攝皂使在門聞經唄声不敢入適对門鄰人倪鐸酤酒為業忽詣楊宅見緇流作佛事笑謂其左右曰人生固當死佞佛何益薄命貧苦貴人能

料理吾家請以身代眾皆唯其妄言〻未畢出遇鬼使現形直前持其袂收縛之云奉命追楊鐸今其家供养圣容鐸又祝髮我不敢近李汝同名却肯代死何容推諉便請前行倪身總入門覡乃隨去〻時畢迴顧其妻大呼云某命未合死與合死者楊鐸同名一時失言為鬼使捉替曲相羅織鄉須守尸過七日却後燒化勿令參差語訖便死其夕楊夢一比丘至撫摩其頂謂曰君有生緣須晨起聽好消息至也及明楊起令奴扶出猝遇倪妻縞素而入具陳其事楊私喜曰如是我何惜斷除煩惱障乎復命僧祝其髮半焉明日密賻四金趣令殯揞燒化更無外人知至

第七日、是七月廿一、倪果被諭放還、覓尸不得、繞室號呼、怨其妻曰、與卿七日為期、何不少待、令楊鐸為僧、別遣從僧中攝取矣、我歸又無宅舍、飲恨如何、閱二日、楊竟亡也、倪家至今叫喚不絕、百日如常、曰、身在何處、還我來、同里包衡見而述于吳下、

顧偉見地獄變相

常熟縣居民顧偉、以醫業寓郡城之寉橋、謹厚知名、萬曆癸丑夏篤病旬餘、至五月三日、陡然起立、合掌而逝、人咸謂其善終、下尿于地、心頭氣煖、眷屬環聚守之、越三日、復活、開目求飲食、便能起坐、說初死之時、不聞鬼使追呼、冥然若夢、忽親覩觀世音菩薩真

形、如今虎丘寺中行像、而身更廣大、儼然從空中下也、偉便頭面作禮、隨行至一處、見紫石城一帶、石色如磨盤樣、仰望峻極、不見女牆、城傍多有小圓窓、約可徑尺、穴漏微明、徘徊之際、遽失菩薩真形所在矣、傍有一婦人、年可五十許、上着青袄、下服白布裳、道貌端莊、手持寶珠、當前而立、語偉曰、凡人去來、必須此窓中出入也、偉下拜祈之曰、何有尔許大孔、容其身出入其間耶、婦人曰、既不肯入、且將汝遙望、言未、及、竟若有人掖之上者、偉望見有數重門戶、危屋彩樓、一大圓鏡安在高臺上、鏡光瑠璃同澈明照、數丈相望如月、纖微畢陳、婦人曰凡人善惡隨心所現、汝

一生罪福、安能逃此鑑乎、引偉立鏡前、忽覺身在鏡中、從前隱微、一切歷歷、懾然表膽、不敢仰視、而從旁隱隱露出善果二字、偉心稍安、又覩黑丸子數枚、如龍眼大、掩映其內、偉怪問何物、婦人曰、此是汝陽世未了公案也、俄而又至一處、見大地皆作黃金色、望之燦然、如積麥薪之狀、中間徑丈洞穴、類井形、其深不測、未詳下何物、婦人曰、汝去不得、曰、是何地、不可往乎、曰、幽途若相、其安無窮、汝欲下觀、切莫忙怕、因偉躡梯而下、其梯長可數十尺、既下、以手摸城垣、又皆黃石側疊、鱗次葺之、極細密、如人間走花砌甎、然徧地漆黑、偉疑是黑暗地獄矣、又至一處、見囚徒數

十人、或枷或鎖、或鉗梏、或露髻、或無頭、或無腹、或無手足、或缺左股、或缺右股、或瘡爛濃血、或肢骸不完而皮肉皆好、然並是活者、已又至一處、見徧地人肉塊、形似冬瓜瓤、無頭尻手足、若大若小、旋轉不定、已又至一處、見長短棺槥、堆積空屋數間、已又至一處、見人形如怪獸、胸前一聚皆豬毛、有婦人胸生六乳者、形骸多欠缺不完、完者約三十許輩、則皆童子嬰兒、偉呈、相顧有喜色曰、甚等無罪、恣意遊行、今無了期、不如隨君共尋歸路矣、指向所積棺槥處、皆其尻也、偉四顧陰慘、心生愁怖、便與童子嬰兒、以手相引而出、歷南大道二百餘步、寂無人跡、轉覓舊路已非、

祢望皆水、前所遇青襖婦人不及見、所引童子嬰兒亦不見、停立少時、忽復有丫角女子從地踊出、挑菜就水邊洗、遂見偉丈、挺手一推、雨汗而甦、々已次第經種々地獄受相、奄然都滅、鄰里聞之、競來問委、荅叙如前、口授不悉、因條記本末以傳遠近、發願菜食長斋、供养三宝、先洗梁皇慈悲懺一部、

姚大理冥中辯荅

明嘉興縣大理寺々丞姚思仁久居憲職、望積蘭臺、萬曆壬子年春、謝病還家、常于夢中見人索命、至六月間似夢非夢、見一使者齎板来召、姚倉卒間整冠束帶着公服徒步隨行、所經歷處與世無異、恍惚至

一公署重門廣殿丹碧炳燿儼有藍縷愚狀之鬼十六人椎髮𩬊衣面目盡血相隨紛鬧有声呌屈称寃漸來加逼姚問何處人曰山東人也昔枉見殺從公徼命姚乃面南而立叱曰吾職本代巡决錄重囚皆監司守令定罪依而行之何與于我言訖群鬼稍稍引退聚于門外相守如故使者引姚入丹墀見冥王着袞衣坐堂上狀几案衬翼侍森嚴姚乃升階長揖王不為動姚心知其非陽道矣然氣固不撓從容告曰未委君侯召見之旨王曰罪何多也今從汝亡命者不可勝數姚曰思仁生時積善好修歷官二十年未嘗枉濫一人妄殺一命安得有亡命者乎有之是

誣陷耳、王呼主吏檢按文籍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
有頃、黄衫吏捧出大葉子簿、黄紙簽標、開數幅至思
仁欵、乃唱曰、無大罪、亦無大善、王曰、誠然、何有仵許
冤對耶、此曹當是受枉于下僚、而鄉不與之申雪耳、
姚曰、思仁奉天子命、巡察四方、知有三尺而已、其枉
與直、固無容心也、于是黄衫吏出、向門外藍縷悪状
之咒前十六人者、一一諭令且去、當别為料理、俄而
遂散、姚乃進曰、平生有過、不蒙見遺、平生作善、不蒙
見録、豈冥中亦無公道耶、王曰、何謂也、姚曰、思仁昔
年採訪河南、曾請朝廷三萬金賑飢、所全活民命以
數十萬計、厥功頗不大歟、王曰、此吏部郎賀爍然事

非卿之力、勑主吏再呈功德簿與看、見側注其下云、燦然功九、思仁功一、姚曰、爾時賀燦然爲行人、此疏雖其起草、然上疏者、实思仁也、王曰、汝初無意、乃燦然勸之、何嘗說此、姚曰、思仁自河南復命上此疏、萬一聖怒不測、罪在思仁、燦然豈得而與哉、王聽其辭辨、遂出位抗手而言曰、卿言有理、如此、則功過亦略相當、卿與賀各載其半矣、因謂曰、候交代時、當更議也、然卿祿筭尚遠、可速放還、連催主吏遂被前使者推却出門、初似墮層崖、少爲如睡而覺、初賀小選燦然在大行時、奉使入洛、與姚同里至戚、當姚行部之日、邀賀署中、從容讌語、賀曰、卿爲繡衣使者、報命闕

庭能忘嘉謨之猷欤姚曰固也窃嘗計之無便宜可請者奈何賀曰以歲之大侵流亡滿目誠得請于陛下發御府金錢賑之所全活亡筭矣言無善于此者僕行李之役未畢有志從事而尚未遑也因出袖中疏艸示姚姚讀既訖遽紬諸己袖中尋即錄其艸以奏上如冥中所記不差至是得活自言辨荅辛勤不可具載遠近皆聞包衛金枝等說大畧相同

施秀才為冥中花鳥使

蘄州府學秀才施安弦字吉甫住城西日輝橋轉灣為人坦夷胸無城府鬚眉飄然雅有飲量萬曆甲寅安弦年四十九歲矣三月十六日右腿忽患濕毒流

注徧身浮腫醫言毒宜解不宜潰後竟潰下黄水數斗合宅皆聞酒臭浮腫雖平色已不起至五月初四日忽召其二子萬邦萬年而語之曰遠行之期在今日矣速營後事須史神漸索漠少時而死至宵分忽翻身復甦急索參麥湯飲之畢驟能起坐說死時有八十騎擁門相迎一吏持版云天帝召去為花鳥使因問吏何地答言初點福建後乃改北直隸問吏職事何如答言務甚劇所司花鳥有二院手不停批榜掠無數問答既已先行至一處是大公署暫停其下見有人持出金冠蟒衣來與安弦着安弦既着升堂坐定尋思兒時便思仕宦今甫將半百老作寒儒死

乃得為陰官、亦復何恨、但念人間事都未了、妻兒親舊、俱在吳下、北行路遠、舉目無親、豈可妄受此職、即擬案牘疏辭謝、封付來吏、脫金釵投擲于地而起、忽見後堂突出黃衣老翁、以頭向安弦胸上一撞、幾踣于地、就視、乃先君也、讓安弦而罵曰、地府之官、權位甚尊、且上帝所命、汝安得辭、吾方出苦趣中、與汝母任此相待、今一旦辭職、徒重父母之罪、于汝安乎、言訖悲淚、又語安弦、汝既不便之官、可乘此暇往酆都一觀地獄変相、還語于世人也、逡巡有人引安弦入酆都城中、其地黑暗、無諸日月、但見數萬罪囚在地獄中、悉受苦報、刀山劍樹、火阬鑊湯、宛轉呼號、曉夜

無息主酆都者称是韓公、不詳名號、如陽世都憲之職、安弦似曾識面、因煩贊成辭疏、韓公欣然首肯、令安弦且暫還家、由此得活、其夜楓橋周大來、安弦舊主人也、亦夢安弦車騎詣門辭別、説北行赴任、未知辞得脱否、暮就其児索所借後場文字付児萬邦收讀、明日端陽、大使来使児入城問先生病、参語夢兆、曰無之、苦懇戀言亢状、駭與父夢相符、至初十日早起、安弦忽向二子説冥使到矣、辭疏似不下也、如何、至十六日早起、安弦又説如初、惆悵自責、因云、辭疏奏聞、不合、嬰触帝怒、幸遇寉上二仙、我随至其廬、都非人境、拜求方便救解、一仙不顧而入、一仙已諾、我

矣、問二仙姓名、安弦搖手曰、不可、但說記得堂中春帖子一聯、速呈紙筆、吾當書出為驗、安弦平生不喜声律、忽便于枕上題翠羽碧翎王子鸞、緗縹絳緣呂公衆、凡十四字、其下注云、仙人所乘二雀、皆能作人語、疑即是青田使者、非世間凡鳥比也、至廿一日早起、安弦又說遠行必矣、迎者三官舫、並狹小不堪住、怨之、姑令易其大者耳、其夜安弦于枕中唱曲通宵如此、至廿二日早起頻呼湯沐、誡二子勿以鬼言浪傳于世、恐人笑其荒唐、但地獄之說、汝曹不可不信、勉植善業、凡百柔謙、婁公唾面自乾、千載可師也、是日薄暮、復索紙筆、留要語示二子、及方拈筆、已落地

不能奪、有頃便絕、家人焚衣于庭、其衣悉布製有無端現出異花、衆驚視之、皆纏枝牡丹錦也、斯尤異矣、安弦、是宗明經懋澄内兄、希言因懋澄以交善、懋澄親見其尸、如蟬蛻仙人、

孫陳留三應冥數

陳留令孫眷正、蘇州吳江縣人、少有英才、風容美麗常行市上、顧影自憐、婦女多隨看之、雖潘仁衛玠、未之過也、年十八、舉吳江縣茂才、館于鉅姓、方修舉業、數為東鄰所挑、因爾放蕩不檢、頗負輕薄之訕、時新娶妻、生一子矣、夜宿館中、天猶未曙、忽見二皂衣人持版來、至床頭稱府君教喚眷正詣是郡縣大夫投

尋諾之而起、坐未定、又有胡帽長鬚人直至床頭訶驅甚迫、养正即殭臥床上、泯然如尽、其魂不覺隨出、路遇親知、告而莫應、於是出吳江城門、行可十餘里、至一處、城郭宮闕髙麗、都非人間、入門升階、望見當廳貴人、儼若王者、袞冕南向、視养正而不言、养正心知其為陰道矣、泣告無罪、王勅黃衣吏引至西廊下、發閱罪簿、見其簿堆積于大格、縱橫可三尺許、展之几席皆滿、中載己身生年月日里族妻子甚詳、後列名、第官祿、字頗糢糊、而其下並注蠅頭小楷、閱不甚真、然半是生平曖昧事、慚悔無及、黃衣吏仍引之至王所、王問有是事乎、對曰、有之、罪実不在养正也、

養正父老妻少、子總弥月、家事百無一了、尚希覚悔、赦令自新、王亦首肯再三、乃判十月日三字于案後、取前二皂衣人送之還、推下階級、須臾便活、欻如夢醒、日已暮矣、左右云以為郎君且死、独心下未冷耳、是時往來觀者、窓戸疊跡、然不敢以实語人、爾後誓戒酒色、憂不自勝、至其年十月十日、安然無恙、主人曰、夢耳、曷足憑乎、强持杯勧飲、遂復飲如初、終十月又奇十日、而聯捷癸卯甲辰科第、既擢科第、後謁選得陳留縣為縣甚有声顔、以修潔自厲、無何疾作、終十月又奇十日而告帰、々未久、倉卒而逝、似復有児神召之者、逝之日、却是十月初十日也、三應冥數、一

一無差偽、同年舉人王騰程說之

達上人入冥

蘇州東華嚴寺沙彌浄達、乳名午孫、葑門外人也、少有戒行、萬曆甲寅正月初五夜、夢在葑門俗家、有人叩戶、連呼午孫、便欲攝去、雲昏霧暗、狼狽前行、須臾入城、豁然宮闕、其門如雉牆之形、並画虎頭、嚴峻無比、上有金字榜額帖聯、類城隍廟模樣、浄達入門跪階下、見兩傍堆積于地者、皆麻布襆也、襆中微聞喘息声、似有人在、問之、云並是陽界録来、未結公案者、俄見朱衣貴人垂簾而坐、攝人白云、追午孫到、貴人云、既已出家、且放去、因嘱浄達曰、此去為僧、要信心、

我為汝句却文簿也遂令筆抹其名攝人引出且導淨達西行至一處滿堂僧衆見其亡過先師海潤方倚案數錢散與徒輩直視淨達云汝安得來此答云弟子被攝今蒙放還偶來游戲耳海潤云隔壁雍熙寺慧蘭師今日分家忙甚汝來恰好亦分少許去數錢十文與之問欲見慧蘭師乎可進去又經一重門果見師跏坐在禪床上頭倚一竹杖周遭壁上挂衆僧袈裟數十領既出徘徊庭亭奄見兩廊下鎖繫監縲僧徒無數都不相識驚嗟良久於是遂還回頭却在玄妙觀東嶽廟前忙走還寺徧街積雪泥滑不得前被攝人推仆于地而寤寤後猶記榜額帖聯與沈

顆草說停三日、盡忘之矣、净達自言、

獪園卷之九終